



艺术品鉴赏平台
艺术家推介
人物

2月10日凌晨2:23,著名画家、新文人画代表朱新建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这个在中国画坛引领了一代人的艺术大家的离世,在圈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11日,快报记者曾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据了解,朱新建先生将葬在南京普觉寺内。

今天,《艺+周刊》将通过朱新建自己与其友人所撰写的文字,回顾一下这位大家的艺术创作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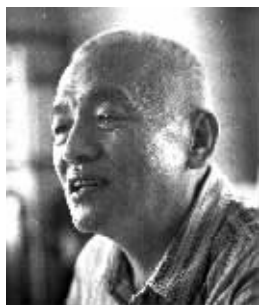
回顾新文人画领军人物朱新建的艺术创作之路 “国画是非常迷人的世界”

现代快报

A27

2014.2.15 星期六
责任编辑 王凡
美编 时芸 组版 黄伟

2014年2月10日
凌晨2点23分,朱新建与世长辞!



朱新建

1953年生于江苏南京。1980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后留校任教。

1989年受Alechinsky邀请访问巴黎美院,1992年归国,后工作生活于北京。

作品收藏于中国美术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比利时皇家历史博物馆、巴黎美术学院等机构。

主要展览

- 1981 全国第六届美展
- 1986 中央美院邀请展
- 1988 首届新文人画展
- 1989 中国画院研究院邀请展
- 1990 巴黎美院个展
- 1992 中国画研究院个展
- 1993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历史博物馆个展
- 1994 德国慕尼黑电影学院个展
- 1996 中国第三届油画联展
- 1997 中国文化部艺术展
- 1998 日本东京个展
- 1998 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启示录展览
- 1999 新加坡个展
- 2000 新中国画大展

朱新建自述

从个人的角度说,在几十年的生命过程中,自己可以选择的事是很少的。

当初喜欢画画,一开始碰到的“老师”(有的只是比自己稍大一些的孩子)大多是“国画”的,于是自己也就“国画”了。时至今日,“改行”是不太可能了,大概就要这么“国画”到底了。所幸,后来渐渐发现自己几十年泡在里面的“国画”是非常迷人的世界。

传统的文人画本质上说是一个“业余”画种。玩这个游戏的在当时大多是一些文豪、财主、大官,甚至皇帝什么的,一般都生活在社会矛盾、变革的旋涡中心,往往比其他人更多身不由己地承受命运的大起大落,所以内心就更加向往安宁、朴素。他们在笔墨里追求乐趣,往往反社会、反财富、反文化。他们往往孤傲、清高、特立独行……但是创造了一个美妙、真诚、朴素、生动的精神世界。

“技术”在这个世界里只是一种面值很小的货币,我希望自己的画是反技术、反文化的。我所希望的只是内心更加的真诚、朴素、生动。祖先创造的那个美妙的精神世界就像今天地球上热带雨林一样已经大大地萎缩了。我们仍在继续孜孜不倦地用潮流、创新、现代、科学等等各种大功率的“电锯”扫荡她所剩无几的残余。个人太渺小了,无力对抗这样的大扫荡,某个某几个人或者可以化作几只苍蝇,或者在身上可以带一些花粉、孢子什么的,或者可以坚持,勉强飞过今天这样的“瓶颈”,为明天肥沃的土地保留一些活体的物种。假如这样,躺在明天实验室的尸体解剖台上,他们应该骄傲。



朱新建《苏州半圆》

新建画风:自在、独特、不可替代

周京新(江苏省国画院院长)

在我的印象中,朱新建独特的画风早在他对水墨写意感兴趣之前就敲定了。那时,他津津有味地画插图、连环画和速写,笔下的人物造型里总是透着一股浓浓的情趣,有些“土”气,却十分“雅”派。他的画风是以独特的人物造型语言做“老本”的,这在当今“艺术风格”汹涌的情形下其实很难得,也因此,他的画风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意义。

朱新建的人物造型总是“歪歪斜斜”的。无论是照模特儿写生,或是随手的笔墨写意,他笔下的人物不仅离“真人”模样老远老远的,与“写实”保持着一副不相干的做派,而且,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随心所欲的稚拙。人物五官总是被挪移过的;肩肘关节总是被错了位的;两掌手指总是不够数儿的……然而,朱新建正是用这些“歪歪斜斜”的东西,集合起了自己特有的造型语言:只图痛快,将“错”就“错”;但求畅意,不屑于“似”。

朱新建的造型结构总是“松松垮垮”的。无论细锋勾线或是大笔挥写,都显得漫不经心,不控制,到哪儿算哪儿。没有刻意的疏密经营;没有酌情的虚实分布;没有精心的起运转收……他笔下的疏密、虚实、

主次、浓淡、先后等造型关系往往反于常规,出人意料。有意思的是,朱新建的造型语言反而因此得以完整通透——不计较于结构关系的造型,与不拘泥于传统法度的笔墨正好情投意合。其实自有道理,所以松而不垮。

朱新建的造型趣味总是“缠缠绵绵”的。无论画美女或是画罗汉,虽然都是“歪歪斜斜”、“松松垮垮”的样子,却都从骨子里散发着一股招人怜爱的缠绵气息。我甚至觉得这很不公平,就因为有了这么一种“缠缠绵绵”气息,朱新建画里的“歪歪斜斜”和“松松垮垮”就可以那么肆无忌惮,却能被那么多人容忍和接受!

记得有一回,我与新建在一块涂抹了一阵之后,相互谈论起了画里的长短,我劝他别往“文人”里靠,他却劝我莫朝“民间”里走。时过境迁,现在看来,我们的相互规劝未必有什么道理,也未必有什么作用,朱新建的画风依然明里暗里地与“文人”气和“民间”味有着诸多干系。我想,他大概从来没有在意这些有关自己画风路数的东西,而是只管朝着自己想走的路上走去,并且,因此走得自在,走得独特,走得不可替代了。
2005年12月



朱新建《卡拉OK》

陈丹青(著名画家、评论家):朱新建的画中其实没有“性”,至多只能被看作是性的幻想、随笔、涂鸦,公布着作者的意淫——在他画中的女子都是臆想的、杜撰的、同一的:丰乳从胸罩的花边呼之欲出,裹衣故意褪到腿根,露出臀沟,这位被作者指定扮演“闺房独守”的小姑子似在沐浴或性事的前后,抑或正在乘凉而“思春”。正是这位风骚得不成体统的“她”,替男性作者勇敢宣告了“性欲”在绘画中的权力,就我对80年代的记忆,是朱新建率先在绘画创作中为“性欲”正名。率性、闲情、颓废、墨戏、小品、新文人画……如今我们有许多现成的形容词描述这批作品。但我关心的是它的历史性。

李小山(著名艺术评论家):实际上,朱新建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位画家全面的素养和深度,他通过他的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传达给我们一种信息,真正的画家应该是什么样子。

朱新建是个多面手,人物、花鸟、山水无所不能。翻阅他新出的画册,发觉他的花鸟画得太神了,比正宗的花鸟画家好得多,无论从笔墨趣味,还是画面的整个气息,都是高人一筹的。

李碧华(著名作家):朱新建笔下的“美人”是彻头彻尾的男人的杰作,是一个敏感的男性艺术家借助水与墨在笔与纸的互相触摸中产生的杰作,是完全按照他作为一个男性个体的审美理想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他画古代裸女,穿得最多的也不过一个小肚兜,大都身无寸缕,以“巧妙”的姿态亮相。半睡半醒半倚半坐,十分趣致。上面又有毫不经意的题字,东倒西歪孩儿笔墨。情不可以无色,色亦不可以无情。